

200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任长霞

嵩 飞 长 霞

申
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高飞长霞

申
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嵩飞长霞/申剑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

4

ISBN 7 - 80623 - 553 - 1

I. 嵩… II. 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28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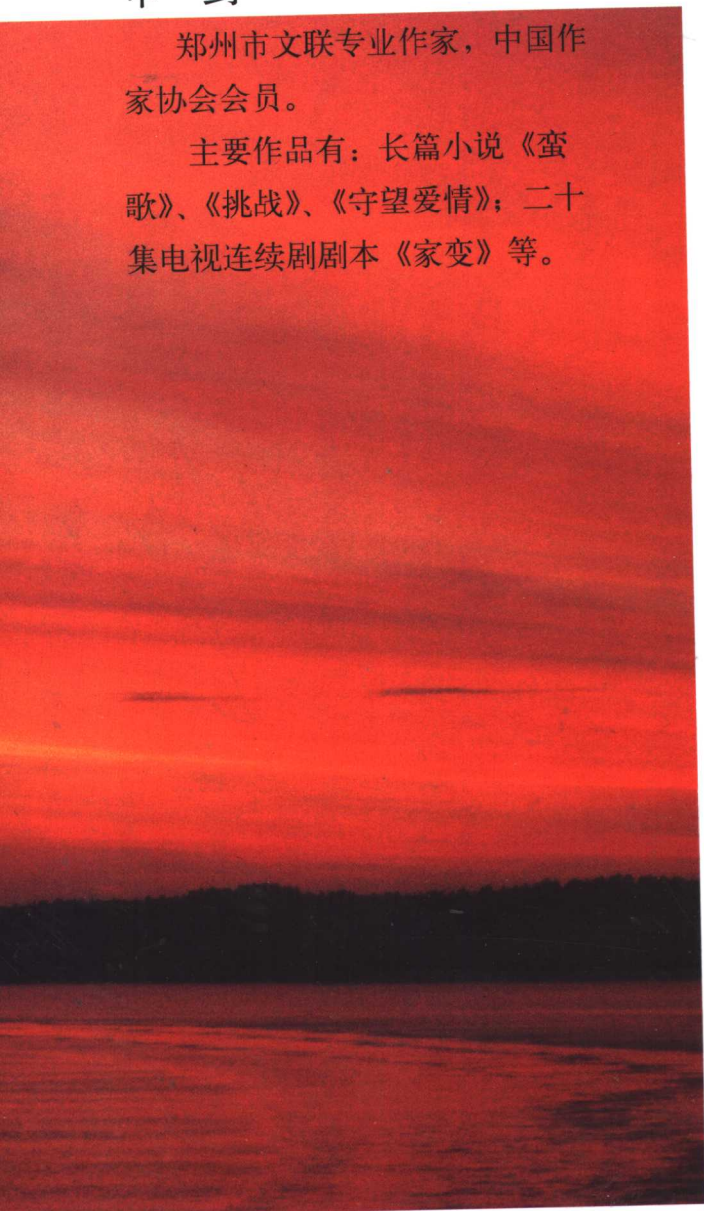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印张 10
邮政编码 450011	印数 1—5000
承印单位 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	字数 237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53-1/I·391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申 剑

郑州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蛮歌》、《挑战》、《守望爱情》；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家变》等。



前 言

前 言

她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

她是一个最真实最可爱的女人。

她铁血柔肠，她剑胆琴心，她曾只身涉险深入虎穴，她曾千里追凶爬冰卧雪，她以雷霆之势铲除黑恶势力，她将满腔热血尽洒嵩岳大地。

她是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她在登封市工作了三年零三天。她来这里的时候悄无声息，她离去之时却惊天动地。20万百姓自发为她送行，登封城举城皆哀，泪飞如雨……

功过是非，皆在民心！

她是人民成就的英雄！

英雄已逝，但她留下的并不只是光辉和功绩。作为一个最真实的女人，她四十载春秋的生命历程到底有着怎样的眷恋与苦痛、哀怨与委屈，她有没有过长夜流泪的时候，她有没有过惶恐无助的时候，她是否曾在千钧一发之时难于抉择，她是否曾在午夜梦回之中柔肠百转……

高飞长霞

本书是国内首部反映任长霞同志生平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翔实采访,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一个骨血丰满的英雄形象。

由于本书属小说体裁,为了更好地处理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书中将有关的真实地名和人名做了艺术处理,特此说明。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公安事业献身的英雄。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2

第五章

60

第六章

80

第七章

94

第八章

111

萬飛長霞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0

第十一章

170

第十二章

186

第十三章

201

第十四章

218

第十五章

236

第十六章

255

第十七章

272

第十八章

288

第十九章

300

第二十章

309

第一章

第一章

已经没有退路了！

没有退路了！

没有退路！

此刻的长霞心里反反复复地只有这一个念头。这是 2001 年 4 月早春的一个上午，长霞乘坐的小车正疾驰在中州至嵩山的公路上。自从三天前正式接到组织上任命自己担任嵩山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通知，她的心里就没有一刻平静过。从警近二十年了，什么样的人 and 事都见过，什么样的磨砺和危险都经历过，出生入死有过，赴汤蹈火有过，荣誉和自豪有过，刹那间的恐惧和不安也有过，惟独没有过眼下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这种混合了忧虑、急切甚至是惶惶然的情绪雾一样裹挟了她整整三个日夜，从来都很自信的长霞第一次对自己打了问号，她实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啃下嵩山公安局这块硬骨头。

“硬骨头”这三个字是长霞一贯敬佩的老上级、中州市公安局局长郑高说出来的。任命通知下来后，郑局长代表局党委和她谈话，她清楚地记得郑局长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组织上相信你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第二句话是：你必须干好。

当时她就反问了一句：这是调任还是命令？

局长的第三句话只有两个字：都是。

她也就回了两个字：服从。

车子转了一个弯，一道苍灰色山脊蓦然扑入长霞的视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岳嵩山了。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山上的树木远不及地面上苍翠，但远远望去也有了斑斑绿意，正是这峰峦叠嶂间的一抹抹绿，映衬得嵩山更加奇峻挺拔。长霞摇下车窗，任山风凛凛扑面，肺腑间霎时溢满了嵩山的气息。这气息清新、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却也冰凉沁骨。她不由得连打了两个喷嚏。

司机好意提醒她关上车窗，长霞摇头，若连嵩山的风都适应不了，又怎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站稳站牢、镇住一方平安呢。长霞后悔早晨离家时没听从丈夫的提醒，穿上件厚点的毛衣。她今天起得很早，丈夫春尧和儿子毛毛也起得很早，虽说丈夫和儿子早已习惯她的早出晚归甚至是多日不进家门，但今天到底是要离开中州的家到另一个城市赴任，他们爷俩显得挺郑重，很有些送行的意味。一家三口人很难得地吃了一顿团圆饭，虽是早饭，也不乏隆重，丈夫坚持炒了她爱吃的菜，加上牛奶什么的，饭桌上可谓中西合璧。吃饭时的气氛也是其乐融融。看丈夫和儿子都没有说什么离别感伤的话，长霞就说，你们还真不愧是警察家属啊。13岁的儿子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你在中州也总不回家，还不如在嵩山呢，等我放暑假了还能去嵩山看少林寺。

丈夫也说，长霞，古人说“悔叫夫婿觅封侯”，我们爷俩呢，是悔叫妻子、母亲去封侯。

想到“封侯”两个字，长霞不由笑了。这几天不停地有中兴分局和市局技侦支队的同事、警校的老同学打电话来，他们除了

第一章

祝贺之外,最常用的词就是“一方诸侯”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很有成就感的词汇,尤其是对一个刚过完 37 周岁生日的年轻女警官。天性中的好强、坚忍和后天的勤学苦练再加上拼命精神,使她战胜了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初入警校,她是三十多个女生中最瘦小最不起眼的,到毕业时,她门门全优的成绩却令所有师生刮目相看。毕业后到中兴分局,先是预审民警、预审科副科长、法制室主任,之后到中州市公安局任法制室副主任,再到市局的技侦支队任支队长,她一直干得很出色,把每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都演绎得完美极致。很多人认为她幸运,只有真正了解她的人才知道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对她而言,“警察”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一个把职业当做信仰的人,必然是要脱颖而出的。这次被调任到嵩山担任局长,长霞最担心的是“人”而不是“事”。在以往的工作过程中,她所面对的是“事”,而此次,她要面对的却首先是“人”。对一个领导者而言,管不好“人”,是绝不可能做好“事”的,而管“人”的经历,在她的人生当中却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直到这一刻,长霞才真正明白了自己内心忐忑不安甚至是发怵的真正原因。一下子要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带好一支 600 多名警察的公安队伍,这副担子太沉太重了,长霞知道自己生命中最强大的一次挑战就在眼前了。她习惯地咬紧下唇,干脆把另一扇车窗也摇下。既然没有退路,那就咬紧牙关往前走吧。

车入嵩山地界,长霞下车和早已等候在那儿的嵩山市公安局两位前来接她的副局长见了面,两位副局长上了她的车,他们带来的两辆警车在前面鸣笛开道。长霞看看身边两位都比自己年长不少的副职犹豫了一下说,通知前面的警车,不要鸣笛。

两位副职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就到局里了,就到了。

长霞看着他们说,不要鸣笛。

两人对视一笑,还是那句话,就到了,到了。

警笛一路响过少林大道，嵩山公安局就在眼前。长霞对司机说停车，车就停在了公安局大门口。长霞下车往里走，两位副局长便也下了车跟着她往里走。先是和 11 位党委班子成员的见面会，再是到局里各科室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已是中午，简单用过带有欢迎性质的午饭，长霞终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个套间，外间办公，里间卧室带洗手间。办公室打扫得很干净，每一样该有的东西都有，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这和班子成员对自己的态度一样，礼貌又有分寸，亲切却不亲近。从他们眼神中，长霞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态度，那是一种带有观望、观察、不确认甚至是怀疑的态度，对此她是理解的，要一帮年龄比自己大经验比自己多的男人一下子接受和服气一个年轻瘦小的新派来的女局长，是需要时间的。长霞决定把这个时间缩到最短。她打定主意，在下午的中层领导干部会议上，自己要多听少说，说一句是一句，说一句就是一句的分量。

和外间的办公室相比，卧室显得很小，长霞觉得头有些疼，干脆和衣躺下，被褥显然都是新的，盖在身上板板正正也暖暖和和。躺了一会儿，头更昏沉了，鼻子也有些不通，长霞知道自己恐怕是要感冒了，这都是上午在车上吹风吹出来的。看看表离开会还有 20 分钟，出去买药怕是时间不够，可又不愿叫人去买，第一天上任就被山风吹病，这话传出去可轻可重，轻的说你身体不好，重的说你娇气，说你带样，说你和嵩山犯克，待不了几天就得回去。长霞决定忍，忍到下午散会自己再上街买药去。

长霞走进会议室时是下午 2 点，大部分中层干部都到了。点名介绍时，长霞努力把依次站起来的人一个个记在脑海中，警令处、政治处、纪检处、督察大队、110 指挥中心、法制科、控申科、警卫科、宣传科、行政科、信息网络监察大队、国保大队、治安大队、经侦大队、看守所、拘留所、分局、保安公司、刑侦大队、防暴大队、交巡警大队，还有 17 个派出所，长霞感到自己大致上可

第一章

以把每个人与他们的职务对上号了。等会议开到最后轮到长霞压轴讲话时,已是五点钟,一阵紧似一阵的头痛恶心令她几乎就要支撑不住。这场感冒来得太凶猛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下马威”吧。长霞清清嗓子,还好,嗓音没变,她说,今天在这里我只对大家说三句话,第一是关于工作安排,这要等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后和党委成员研究布置。第二是关于人事方面,我郑重地说明,半年内人事不会有变动。第三是希望大家支持我工作。散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长霞飞快地脱掉警服换上便衣,她不敢不快,如果慢慢来,她怕自己真的会一头栽倒,那样的话,笑话可就闹大了。费了不少口舌,好不容易把晚上的欢迎宴取消掉,长霞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到局门口的少林大道上,看看站岗的保安,她又走出几十米,这才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去市人民医院。她告诉司机。她知道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民医院,并且几乎都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院也往往是最麻烦的医院,从挂号、看病、向医生陈述病情、量体温,再去划价、交费、取药,到最后的输液,长霞被折腾得头晕眼花,这当中她还扶着墙壁用很轻快的语气接了三次手机。

消炎药、退烧药一滴滴进入体内,长霞感到力气慢慢恢复了,身上也不那么酸软乏力了。输完液从医院出来已经快晚上10点钟,长霞抬头一望不禁轻呼一声,湖水般湛蓝湛蓝的天幕仿佛就那么低低地垂在头顶上,满天星斗像一尾尾扑打着湖面的银鱼,大如盘,小如盏,密密麻麻的,多得数也数不清,一下一下地翻腾着亮晶晶的肚皮,偶有灰黄的云朵小舟样荡皱那一汪蓝盈盈的湖面,就有些小鱼儿跌入深不见底的湖水,另一些小鱼则泛着鳞光就势跃出,还有薄纱般的云絮水草样摇曳着,时不时地拂过鱼儿亮白的肚皮。

长霞有些失神,许多年没见过这么干净纯粹的夜空了,这样

的夜空在她的记忆中只属于童年的乡村。如果说中州的夜晚是属于霓虹灯的,那么嵩山的夜晚则是属于大山的。霓虹灯闪烁五彩斑斓,人在其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追寻光影的灿烂而迷失自己。而大山,眼前在黑夜中影影绰绰连绵不尽的嵩山,才是沉默安详而又充满力量的,这种具有无穷爆发性的力量,可以使迷失在幻彩中的人再度找回真正的自我。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感应,长霞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正在和嵩山骨血交融着,这座大山是懂得自己的。

虽然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夜间的嵩山却是宁静的。长霞迎着清爽的山风,慢步在少林大道上。慢走,对她已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奢侈,18年的从警生涯,早已使她养成了风风火火疾步如飞的行走习惯,她几乎已淡忘了漫步夜路的闲情,也不记得上一次的漫步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也许生活中每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她的内心深处都在悄悄向往着和风细雨云淡风轻的境界,就如同此刻的长霞,她多么希望这一段路程长一些,再长一些,长得能绵延在她未来岁月的每一个夜晚和黄昏。

公安局的大门就在眼前,长霞意识到自己该去找个地方吃饭。从中午到现在已经10个钟头没有吃过东西,的确是饿了。她只好折回身拐到一条岔路上,远远地就看见一条由灯光连成的彩带,彩带下是一辆辆的食品车,车周围摆着几张桌椅板凳,这是一个专卖小吃的灯光夜市,三三两两的食客大多就着啤酒在高谈阔论,没有生意的摊主懒洋洋地往车上拾掇东西准备收摊,生意好的摊主则在自家的几张桌椅间欢快地穿梭。长霞找了家卖砂锅刀削面的摊位坐下,要了一大碗刀削面,又要了一盘小番茄和一盘调黄瓜。

妮儿,你吃不了恁多,番茄和黄瓜要半份就中。五十来岁的摊主笑着劝她。

这人居然叫她“妮儿”,“妮儿”可是嵩山人对年轻姑娘的称

第一章

呼,37岁的长霞实在不能不高兴。

面和凉菜很快端了上来,热乎乎的饭,明晃晃的灯,身边谈兴正浓的食客,满脸笑容的摊主,还有习习的夜风和远处一抹隐约可见的沉睡中的嵩山山脊,好一幅太平盛世的红尘烟火图!长霞吃得痛快淋漓,如果不是临走时多问了那么一句话,她的好心情最起码也能维持到明天早晨。

她是在结过账站起身时问的,她问摊主:大伯,咱们这儿治安怎么样?

妮儿,你可得赶快回家,这一片儿夜里光有人抢包。摊主说。

不会吧,大伯,这儿离公安局这么近。

你不知道?妮儿,咱这公安局早就变成“粮食局”了,光吃粮食不抓坏人。摊主的语气很平静,仿佛说的不过是刀削面和拉面的区别。

长霞就又坐下了,她想了想,又问,大伯,咱公安局为啥不抓坏人,是抓不住?

可不是?连十年前的案都破不了,笨得不轻哩……就是君召乡那两个小妮儿被奸杀的事,好像是1990年吧,一直没破,弄得人家家人上访了10年,连北京都去了。摊主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妮儿,要说咱公安局也不蠢,从来不来找麻烦。俺家就是这老城关镇的,听俺爹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警察一来就得牵走两只羊,回去熬汤,那味儿能香出几里路……我这辈人命好,算是摊上太平光景了。上个月俩警察来这儿吃面,发现前头那摊儿上有小偷,撂下碗就蹿过去,一下就把小偷逮住了。嘿,还回来把我的面钱结了,我说不要了,人家搁下钱就走了,那俩警察是真好啊……

长霞心里一阵刺痛。

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最善良最真诚最朴实最卑微也最懦

弱最容易满足的老百姓，只要你不来牵走他家的羊，他就不会说你不好，只要你为他做一点点的事，哪怕是吃饭付钱这样天经地义的小事，他也会觉得受之惶恐，只因为你身上有制服头上是国徽，你是官人哪！在他们眼中，你若不欺不压不拿不抢就是好人，他们早已不敢再对你有什么别的指望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除暴安良？保万家平安？那是天神才能做到的事啊！所以他们供奉天神、供奉玉皇也供奉土地，世代地供奉，也世代地地失望，一代又一代的失望乃至绝望，让他们把所有的祈求寄托于天意寄托于上苍派来的某一位“青天大老爷”，真有什么沉冤得雪，他们会高呼“苍天有眼”，高呼“青天万岁”，却独独不敢去想那“有眼的”和“万岁的”所给的原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权利。望着摊主那张沟壑密布的黝黑的脸，长霞感到一腔热血正在心底岩浆样翻滚沸腾，她要让他、让无数个和他一样的人们知道，警察头顶的国徽和公安局大院内那面被无数鲜血染红的旗帜到底在代表着什么。那是一种庄严和神圣，也是一份历经 50 年风雨的浓情和承诺，那是共和国法律的声音，而绝不是任何封建王朝的标识和什么“青天大老爷”的恩赐。长霞被一腔热血振奋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她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只有这样的感觉才能令她体会到神圣和庄严。小时候看连环画，看电影，看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她总会感到胸膛内血液翻滚，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笼罩着自己，长大后她才知道，那翻滚的血液是在燃烧，而那种情绪就叫做神圣。在她心中，那份神圣是不容许亵渎的，任何人都不可。她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但她知道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和这种感受并肩行走，挨得很近，而以后，更是必须如此，必须坚守。

短短的一天，长霞的心情从天到地翻了个个儿，上午车临嵩山地界时她想的是没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深夜离开老人的面

第一章

摊时她想的却是就算有退路我也绝不后退半步。如果说这座大山这方水土给予长霞的是一种力量,那么这里的人们则让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有亲有情也有痛惜的压力。嵩山,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回到办公室,长霞翻开台历,在2001年4月11日那页写下三个字:嵩山人。

到底没忍住,往家拨了个电话,只响一声丈夫就接了,他的声音永远那么平和,局长大人,上任的感觉如何?

百味陈杂。长霞问,孩子睡了?

你就不问问我?

老夫老妻了,别来这套。

这刚上任,就跟我打上官腔了。

你接电话还真快。

想着你就会打来,第一天嘛。怕吵醒孩子,我就把电话搁枕头边了。

长霞就笑,睡吧。

丈夫也笑,你也少熬夜,熬夜老得最快,很快就会变成老太太。

放下电话,长霞站在镜前细看自己,眉依然纤细,眼睛也算有神,应该说是五官依旧,只是皮肤黯淡无光,很显憔悴。女人一过了三十,的确是老得飞快,简直一年一个样,尤其是自己这种常年不能固定作息时间的女人。时间这种东西,它对女人残酷,却对男人心慈手软,想想以前那些男同事,他们和自己一样千里追凶一样爬冰卧雪一样没有白天黑夜地熬,可他们就是不见老,不管多劳累,只要让他们睡上一大觉马上就容光焕发,一个个像吃了唐僧肉似的,三五年不见长岁数,惟独自己老得快呀。从不服输的长霞这会儿是心服口服地服老了,但仍是不甘心,她想等有空了,去买些好的化妆品,比如滋润霜、按摩霜什么